

明

史

明文卷三百九十六

隱逸傳

石隱非義也長沮桀溺與耦木頑石何以異故曰疾固也然肥遯無不利聖人不更許之乎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後有作者亦且聞風而起矣

張介福字子祺自懷慶徙家吳中少受學於許衡制行不苟自以二親早終無仕進意家貧冬不能具夾襦或遺以紵絮不受雖纖介必以禮至死不移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為起命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後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為畫乃見異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

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
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辭病且死謂其友曰吾
志慕古人未能萬一惟無汚于時庶幾哉遂卒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輕俠好擊劍走馬蹴鞠既而
悔之學為科舉業又曰此如蠹書蟬老死故紙中豈
有窮期棄去學為歌詩睦故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
干徐凝李頎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睦州
詩舫悉取而步驟之既乃出遊四方交其名士詩
益工行省叅政蘓天爵聞其賢將薦之舫笑曰吾詩
人耳可羈以章紱哉竟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于雲

烟出沒間脩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滄江散人宋濂劉
基葉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黃冠鹿裘
立江上招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基望見急走入舟中
琛溢競來謹謹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上黥川其人覺
之乃止濂初未相識以問基基曰此桐廬徐方舟也
濂故知其名因起共歡譟酌酒而別舫詩有瑤林滄
江二集年六十八以丙午春卒于家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家雄于貲瓚強學敦行工詩
善書畫性好客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閤曰清
閤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

琴竒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紆繚繞而其外高木
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咏其中
為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偶俗客造其廬客去必為
洗滌其處四方求縑素者踵至瓚亦時應之至正初
海內無事忽散其貲分給親故時人咸怪之未幾兵
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
不罹其患張士誠聞其名累欲鉤致之逃漁舟以免
其弟士信致幣乞畫瓚又斥去士信恚他日從賓客
遊湖上聞異香出護蓆間疑為瓚也物色漁舟中果
得之扶之幾斃瓚終無一言及吳平瓚年老矣益屏

慮釋累黃冠野服混迹編氓以洪武七年卒年七十
四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幼姿性絕倫外族方氏建義塾
聘名師館四方遊學士恒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發
為文章峻潔可喜遂有聲郡邑間浦江鄭氏者義門
也延為子弟師晨夕誨以道義語必稱引古人諸生
亦馴習其教閱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援冠披羊裘帶
經耕煙雨間嘯歌自樂因自號白鹿生太祖既下浙
東命樂鳳來知州事鳳請為州學師恒固讓不起鳳
乃令州中子弟即其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

恒告以利病裨益為多後唐鐸知紹興欲辟起之復
固辭采濂之為學士也擬薦為國子師聞不受州郡
辟命乃已恒性醇篤與人語出肺腑肝相示事稍乖名
義輒峻言指斥家無儋石而臨財甚介故鄉人教子
者率指恒為楷法焉同時有陳泗者義烏人幼治經
長通百家言文章喜馳騁初欲以功名顯既而嘆曰
人生百歲能幾時所難遂者適意耳他尚何恤哉乃
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
修竹自號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簫蕩槩空明中
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適人之見之者真以為世外

人也學士宋濂為傳其事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也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
絕意仕進深自韜晦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
既而徵詣史局復遺書所知力辭嘗言揚墨釋老聖
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裨官野乘正史之賊走
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且勅通經大臣會諸儒定
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
鬻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于養德育才豈
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永福王翰
善翰嘗仕元數勸之死後翰果自裁海教養其子偁

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輒欣然立改因
顏其延賓之所曰聞過為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
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同時陳亮字景明長
樂人博學善詩文明興洪永間累詔有司徵遺佚或
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顓吾投跡明時遊
戲泉石于願足矣安敢望仕作讀陳搏傳詩見志結
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揀輩為詩友日相過從
或往還三山為九老社以此自終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也淹通經籍善醫然不肯為富
貴人療治里巷及方外士招之輒携藥往赴明太祖

法網峻急仕者多不保首領賓貌故俊乃佯狂以藥
黥其面及上下肘股皆成瘡痛鑿兩角短衣芒屨策
杖行里井間或箕踞道旁露體爬癢時人見而惡之
薦紳知其賢亦莫敢引薦賓殊自得也終身不娶奉
母至孝知府姚善賢而造之賓隔門語曰勿驚老母
遂踰牆逸去他日善却騎從獨往始一接焉據坐受
拜若師弟子然善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疾革
抱母不釋已死復撫連呼其母乃絕奠後室中夜半
聞呼母聲母曰我在此答曰兒捨母不得如是數聲
母慟哭久之始息孫時勉亦以醫名時勉子穀祥自

有傳

韓奕字公望吳縣人為人端雅貞靜雖居市廛若處
岩壑嗜讀書無所不覽少有目眚筮卦得蒙知疾不
可療遂扁其室曰蒙齋絕意仕進與王賓友善偕隱
于醫建文中姚善來知蘓州折節下士聞奕名特詣
之奕不與見于中門布簾內自言不在善乃去一日
伺奕在掩入其室奕急避之撈伽山善隨至則已泛
小舟入太湖矣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
可得見也吳中高士以奕與賓為稱首云同時王履
字安道崑山人篤志問學善詩文兼工繪事學醫于

金華朱彥修盡傳其術著醫書畧百卷多前人所未
發洪武十六年秋往遊華山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
一百五十首說者謂自有華山以來遊而能盡盡而
能記記而能詩者履一人而已隱居不仕以壽終
唐豫字用之廣東順德人也父奎洪武初舉經明行
修為增城教諭遭寇難不屈死豫少從孫資學善詩
文傷父非命作蓼莪亭志痛與同邑周祖生周祖念
劉子羽劉子高何淮友號平步六逸皆德行醇謹衣
冠嚴偉為人所欽嘗相與作鄉約十條諸修身理家
奉公睦隣之道畢脩鄉人皆信而行之豫子璧亦有

文行母替不能自食壁晨夕飲食之動遵禮法盛暑未嘗去衣冠教里黨子弟必令端立正坐出入中規然後授以句讀或以為迂壁曰文藝末也不收放心何以受教一時薦紳欲薦之以母老無兄弟為辭叅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太常執手別曰君吾三益也虞原璩字叔固温州瑞安人也博涉經史成祖朝以善書薦與修永樂大典書成將授官以母老辭歸宣德時知府何文淵時乘小艇訪之相與辨難書史商榷時事各極權而罷一夕文淵忽至坐語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從覓酒文淵笑曰醢可代也乃出新醢

佐以蔬韭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李德基亦
以善書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禮敬之粟飯藜羹未
嘗不飽時語人曰吾守温州于瑞安得二隱君子焉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明初徙明州再遷南京行
古而醇學博而粹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即棄去
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肆力于古自六經子史至
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殫究為文辭有古氣視一
切世事無足當其意者于勢位名利漠如也與薦紳
為古道交自視恒畎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
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援古證今纚纚不倦學

士周敘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卒年九十三有友菊詩集八卷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而孤育于母稍長俾從同邑陳繼學能自刻厲遂博綜古今兼工書畫為文章醇實不浮事母至孝有司欲以上聞瓊辭之而請旌其母母遂獲旌嘗刲股愈母疾秘不令人知知府况鍾稔其賢兩薦之固辭不出宣德景泰間朝廷屢下求賢詔所司輒擬薦瓊知不可奪益禮重焉晚得宋朱長文樂圃吟嘯其中客非故人弗得通常戴鹿皮冠携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逍遙移日歸而菜羹糲飯怡

怡如也自號鹿冠老人學者稱爲東原先生卒年七十九會葬者千餘人門人私謚曰淵孝子啟舉進士官御史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卜筮自給日作一二卦即閉肆不與人接性狷介終身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敗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鐫敝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談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卧榻之側書卷狼籍文章簡古亦不苟作僉事陳祚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惟挾冊就量質疑吳寬以侍郎

族里往叩其門量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
寬乃假隣家小机坐門外俟其終食乃進有郡守索
觀其詩量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為羔雁哉因
削其艸門人來存理僅得其數篇其後有邢參者字
麗文或云量族孫也亦高隱不求仕進為人湛默好
讀書教授里中徐禎卿祝允明輩咸與交家貧無以
資朝夕晏如也早歲喪妻遂不復娶獨居自適嘗遇
雪數日不能炊有故人訪之方兀坐苦吟口不言饑
第誦所得句自喜後遇淫雨復往視則屋之三角已
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墊處亦累日矣禎卿評

其有四懿稱爲有道君子云量同邑沈誠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隣人莫識其面朝士有欲見之者固謝不納誠記誦淹博問無不知而著述非所長故鮮傳道之者

陳海雍清江人潛心古學遁世無悶自號龍潭老人推爲崇仁吳與弼所知陳獻章受業于與弼問易義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如其言往謁海雍方策笠耕田雨中乃延至家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獻章嘆服而去海雍語其子曰吳先生非愛我者劉英字邦彥錢塘人少受學于夏時正臨川聶大年

為杭州教授見英奇之引為忘年友景泰中郡邑交
辟以母老固辭築室于甘泉多修竹榜其室曰竹更
號賓山卒于弘治元年年七十二新安程敏政稱其
孝友似黃山谷高蹈似魏清逸曠達似楊鐵崖為志
其墓同時張淵字子靜歸安人本農家子家無一書
年十四已抗顏為童子師間出歌詩示人吳興詩人
丘大祐唐維勤咸嗟服淵長髯美目儀觀撲野人未
之奇及酒酣興發落筆俄頃數十紙始皆驚異文章
議論有槩于懷輒流涕或至抗聲慟哭世以方唐衢
與吳人杜瓊沈周史鑑善晚館于鑑家得疾舁歸卒

年五十八

張尺字守度臨海人父璣官涿州同知沒無以為歛
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為行童曰我儒家子貧則餓
死耳焉從外道躬事樵蕪傭書自給布政使秦敬者
父故人也行部至台召為掾不可遺之金不受問所
欲曰欲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尋舍之去敬亦不能留
也平生與世無求與人交必有終始鄉先達陳選謝
鐸黃乳昭輩咸稱其標節如古人郡守葉贊顧璘羅
僑先後待以賓禮璘至榜列之以風六邑之士始尺
父沒時求一棉衣弗得尺遂終身不衣帛垂老結數

掾幣之以鐫父墓碑卒年八十七無子郡人黃紹輩葬之其父墓左縣令王欽為樹碑所著詩曰蓼蟲吟

趙元銘字廷時台州太平人好讀書務實踐不事章句孝友嫻睦人無間言嘗客錢塘館人女夜奔峻拒之人以元銘言行無愧古人以趙古人稱之先後守令若素道卞隆葉贊陳相並加禮重譽為羣鳥之鳳衆獸之麟里人黃孔昭在吏部貽之書曰執事肥遯山林誦詩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國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之古人實為無愧鄰有君子久不能知又何以知天下之賢哉孔昭每稱諸縉紳間

于是學士李東陽寄詩曰京國由來不計春
採芝人遠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
寄與山齋掃白雲白雲者元銘自號也
年九十以正德八年卒

李孔修字子長南海人混跡闌關自號抱真子里人
張詡知其賢引入陳獻章門下一日輸糧於縣縣令
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
敢與官長為禮復拱手如初令益怒笞之五終不置
對獻章為作詩記之父沒庶母出嫁誣孔修奪其貲
比對簿俛首不辯所司迫之則對曰毋言是民當受
罪所司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好讀書尤善周易能詩

亦工書畫破廬敗甕攜食不繼未嘗投合于時居恒
著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市間
出門則遠近聚觀以為奇物然至兒童婦女無不重
其人稱之曰子長先生吳廷舉久宦于粵與為布衣
交卒無子按察使李中叅議王洙經紀其喪邑人霍
韜葬之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孔修配孔修性淳樸
世多以不慧之事附之或問孔修廢人有諸陳庸曰
孔修誠廢則顏子誠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操
惟孔修及張誦謝祐不失李中曰孔修有古林逋魏
野仲放蘓雲卿之風其為名人推許如此祐字天錫

孔修同縣人既師事猷章聞主靜宗旨即築室葵山下棲焉貧甚併日而食襪不掩脛晏如也世途名利一不置其懷卒後同門湛若水祠祀猷章以祐配伍雲字光宇新會人少負氣無所推讓既受學陳猷章痛除舊習約己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山南有大江自以意為釣艇置琴一張及諸供具遇良夜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猷章共啜雲長嘯賦詩猷章叩舷和答悠然忘返後即所居北巖為廬杜門息交讀書其中別于白沙築草屋三間往來居之為人篤孝友嚴紀事鄉人莫不重之同時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

為諸生以文行為督學副使胡榮所器及見陳獻章即棄舉子業從之遊時當鄉試榮使使邀之毅然不赴所著存羊錄十卷多本之周禮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書工篆籀兼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太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為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沒為傭營葬葬畢入雞足樓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

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
時至果卒既歛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生今
日繞了事也

史鑑字明古吳江人學通群書尤熟于史為文章紀
事有法詩不屑為近體所居水竹幽茂亭館糾連客
至陳古彛鼎法書名畫欣賞窮日好著古本冠曳履
揮麈翛然若仙為人嚴正凡所為無弗依于禮者頗
究心當世務河渠賦役之屬悉窮其利病壯年上書
縣官請除巫覡正風俗晚歲務清曠築小雅堂方床
曲几晏坐終日或累月不詣城郭足跡不踰百里外

然江浙間人無不知有史明古者郡縣守令亦皆禮
下之王恕巡撫江南脩禮延見諮以世務深器之同
郡吳寬取為石交年六十三以弘治九年卒

吳綸字大本宜興人風神爽朗操履修潔皜然自踈
于埃壒之外非其人弗與非其道弗受非公事未嘗
一入城市遇風日晴好雨雪初霽肩輿遊溪山間一
蒼鹿一白鶴夾輿而行馴擾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
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必携鶴鹿自隨至深林
窮壑灌木修篁輒徜徉吟咏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
逸去終不言姓名築別墅于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

樂逍遙於其間自號心遠居士喜作書遇名人墨蹟必日臨數過往往為人取去間閱古方書為人治病亦多效家產不踰中人然好行其德過吳門必訪隱士沈周流連浹旬餘無所詣正德中子仕登進士為戶部主事封綸如其官年已七十有七矣又六年而卒

吳琬字汝秀長興人家世高貴琬獨退約不近聲利隱蒙山五十餘年窮獵經史百家自號甘泉子嘗葺三才廣志史類文編凡千卷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

也嘗棲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或曰其母娼也幸
秦王而生王不敢子之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軌
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安性絕人善為詩風儀秀
朗蹤跡奇譎玄巾白帟携鐵笛鶴瓢遍遊中原齊魯
南涉江淮歷荆楚抵吳赴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
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
值其晝寢就卧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對宏出語
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霓
以按察僉事謝政並客居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
善而長興吳琬隱居好客三人者並主于其家琬因

招一元入社稱茗溪五隱一元于是買田溪上將老
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勸之娶乃妻以妻之妹張氏
一元自是有家矣久之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琬
等葬之道場山

張詩字子言順天人本農家李氏子八歲時育于宦
家張氏閱三十年始知乃痛自悲悼覓得其兄弟哭
諸父母之墓議歸宗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初學
舉子業于呂柟學詩文于何景明試有司令自持坐
具詩遣家僮代之主者不可遂拂衣去終身不復試
詩才故高至是益肆力于詩自號崑崙山人翰林江

暉馬汝驥廖道南諸人咸與訓和名日起乃訪呂柟
于解州又訪之南都直上會稽探禹穴還過大梁訪
李夢陽又之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日景明卒乃
返京師所至探奇覽勝一發於詩嘗遇孫一元于武
林一元自誇其佳句詩掉頭大笑一元為之奪氣詩
笑謂坐客今日崑崙壓倒太白矣所居一畝之宮擇
隙地種竹風雪飄蕭欣然相對興至誇一蹇驢任其
所之中途風雨饑寒亦不改悔必窮極佳山水而後
返狀貌魁傑戟髯如武夫人以燕山豪士目之晚節
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所著罵鬼詰髮吳琳七子

諸篇雄奇變怪草書亦狂放有力卒年五十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少受經于同邑章懋年十八
走粵東謁陳獻章歸而廢經生業專志攻詩尋往弔
獻章遂縱遊名山川過吳門與楊循吉沈周都穆文
徵明及孫一元輩為詩酒社既而入閩有舉人林堃
者一見莫逆作錦囊十咏贈之一時名人若林瀚林
俊之屬咸相引重晚好黃白術歸隱金華解石山即
晉徐仙煉丹處也結樓真樓居之九年老乃返寒溪
故里自號寒溪子監司及郡縣長吏多造廬致敬其
為人負氣高自位置性迂緩好潔作詩頗類郊島大

率感時憤俗之意為多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與同里朱凱字堯民者並抗志不仕終日挾冊呻吟以博學聞郡中人以其所居相近而行業又相類也稱之曰兩朱先生存理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于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遊學日以積聞人有異書輒購求期必得乃已工楷書作詩雅潔務出新意所纂輯有經史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初與凱並饒于資以讀書不問生計晚歲至無以自給正德七年凱卒明年存理亦卒自兩人沒吳

中故實往往無所于徵後學莫不歎惜之先是存理
館荻扃王氏夜吟月上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百
年幾見月當頭喜極大叫亟叩扉呼主人起為誦之
主人亦大喜取酒更酌極歡而罷明日主人張且設
戲樂通邀吳中善詩者賞之流連數日始散一時風
流盛事如此

沈周字啟南長洲相城里人也祖澄永樂間舉人材
不就所居曰西莊日置酒款賓人擬之顧仲瑛伯父
貞吉父恒吉並有隱操構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
詩善畫下逮臧獲亦解文墨周少學于邑人陳孟賢

乃陳五經繼之子學有淵源周得其指授年十五遊
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鳳凰臺賦援
筆立就恭大嗟異有郡守以賢良應詔筮易得趣之
九五遂決意隱遁書無所不覽文學左氏詩學白居
易蘓軾陸遊字學黃庭堅尤工于畫評者謂為明世
第一而周風神散朗骨格清古所居有水竹亭館之
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
文彩照映一時片楮流傳寶若拱璧自是沈石田之
名聞天下周內行醇謹奉親至孝父沒有勸之仕者
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為命耶奈何平拜斗之祿遠

離膝下也母與鄰媼歡媼家被火無所棲母以為念
周亟延與母居晨夕奉之若母母乃大喜鄰家有失
物而誤認周家物者輒推以與之曰乃君物耶其人
既得物而來歸則笑而納之曰非君物耶家無贏資
好周人之急天寒雨雪望里中哭無烟者即遣僮致
之粟曰吾不能獨飽也居恒厭入城市于郭外置一
徑窈有事一詣之遠近輒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
者舟闕河干有盛車騎來者則遜謝不納晚年遁聲
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
之幕下並以母老辭歸有郡守徵画工繪其屋壁里

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周
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守入
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
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贖乎守益錯愕復漫
應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
人寬備言其狀乃知即向時畫壁者也比還先謁周
于里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周以好故終身不
遠遊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
四年卒所作詩文書畫並為世所愛重云

施鳳字鳴陽吳縣人伯父槃舉進士第一官修撰早

卒鳳安性絕人嘗讀道旁碑一覽輒志歸而書之不
失一字以所業謁尚書倪謙謙大稱異介于督學御
史陳選選得之喜甚曰從吾遊者多矣好古不隨流
俗鳳一人耳誨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名為難鳳于是
有志理學已而戴珊來督學政遣縣丞敦趣入試鳳
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自是不復應舉屏居墓舍鑿池
闢圃養魚種竹四時佳果藝植有方其質獨茂食貧
礪行非其義不取敵袴敗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汙孝
友恭遜雖僮僕輩亦化之其鄉有盜語其僕曰歸告
爾主吾不爾犯也山中多淫祀鳳一切屏除戒其家

勿用釋老法享祀悉循古禮與鄉人王鰲友善鰲為
傳其事以風世焉

彭年字孔嘉長洲人也父昉舉進士授新會知縣以
不能其官罷歸歸後不能其家家日落年少而穎敏
昉取酒沃之曰飲酒而已即詩書得第復如乃翁何益
年遂不受舉子業日讀經史百家為文詳贍尤長記
傳頌誅詩法唐書法歐韓名亞于文待詔喪父母哀
毀骨立廢產以營喪葬蘇州守王廷薦之督學御史
楊宜宜聘入郡庠而歲廩之又撤赴鄉試年乃一赴
南京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受廩曰此天子所以

養俊人者吾安得食之家徒壁立而多賢豪長者遊
然不肯一言干謁人有所饋非文字交雖升斗弗受
時相妻言嘗聘為記室辭不就嚴嵩罷相以身後託
奉百金為壽亦謝不納丰儀玉立醉益恭謹口不掛
人臧否鄉人莫不愛重之年六十二預卜死期儻然
而逝所著有隆池山樵集是時吳中多隱士其以文
學著者又有岳岱顧元慶岱字東伯先世以武功官
蘇州衛遂家焉至岱父始好讀書闢草堂于陽山去
許市數里花木翳然修竹萬挺岱嘉隱其中自稱秦
餘山人中年北遊恒岱還覽留都名勝歷探匡廬天

姥天台雁宕武夷之奇遂不復出性狷介不妄交人
能詩亦善畫所作詠懷九十六篇為時所稱元慶字
天有家近許市其昆弟咸織罽治生元慶獨好詩書
自經史以至叢說多所纂述所居在大石山麓因自
號大石山人藏書萬卷擇其善者刊之署曰陽山顧
氏文房年七十餘猶吟誦不倦

錢穀字叔寶吳縣人少孤貧失學長自礪欲讀書而
家無書可讀則受業丈微明門下盡讀其架上書間
點染為繪事大得前輩沈周筆意由是名日起過從
者履相接而穀雅不善治家家益貧其嗜書益甚聞

客有善書雖病必強起借讀手自繕寫幾至連屋所
編輯有三國文類南北史據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
史詩續吳都文粹又裒集吳中先賢悉為之像手錄
其志傳而聯綴之一室中琳琅照座下及几榻亦必
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婆把玩以自愉快性復勁直
不能容人所交士大夫皆能藐之以氣稍不當意拂
衣徑去竟以布衣終有子兄治字功甫貧而好學酷
似其父年八十餘猶映日鈔書既卒無後其父子所
著書遂皆散佚與穀同受業徵明者有陳淳居節
淳字道復穀同縣人祖璠仕為副都御史淳既從徵

明遊以文行著善畫能寫真詩取適意不求工自號白
陽山人節字士貞亦吳人少遊文氏之門有聲里中
家故隸織局織造中官孫隆聞其名召之不赴隆怒
破其家乃僦居半塘一室蕭然所交多山人衲子性
落落寡諧半菽不繼吟嘯自如工詩亦善畫年六十
竟以貧死所著詩名牧豕集

顧祖辰字子武長洲人也祖蘭弘治中舉于鄉歷知
樂安于潛二縣歸隱吳之臨頓里構屋三間竹木幽
茂署曰春潛息機三十餘載人高其風父德育繼之
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從人借鈔積至數百千

卷自號少潛至祖辰亦饒隱德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老屋尚存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青苔滿階景色幽靚雖居闌闌荆扉晝掩寂若空山祖辰掃地焚香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自娛而已居恒未嘗妄詣一人風日晴美則偕友人閒步蕭寺然性介潔友雖同志不輒肯一飯也優遊閒適年七十四而卒鄉人文震孟作姑蘓名賢小記以世隱稱之時有蔣乾字子健者亦吳人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縣令江進之表其廬為東海冥鴻高潛字宗呂侯官人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嘗言文

章牽合比偶猶留鬚眉以傳脂粉無足學也遂絕意
進取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君子善詩工
隸草八分畫亦臻逸品家貧嗜酒日酣飲狂叫責遊
造之迫而後見畫不輕作醉時授以縑素輒欣然揮
灑與閩縣傅汝舟遊鄭善夫之門並有名時人爲之
語曰高垂腹傅脫粟言斷斷中歌曲善夫且死囑以
詩文妻子汝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年二十棄諸
生肆意古學作文奇崛至不可句中藏好神仙遂別
妻孥棕鞋箬笠徧遊吳會荆湘齊魯河洛間以終所
遺詩集王慎中爲序行之第汝揖貧而好學長吏辟

為諸生不就。意詩歌時稱。二傳先汝舟卒。
郎瑛字仁寶。和人也。幼孤。長為諸生。不屑治科舉。
業。獨好古學。會多病。遂無意仕進。督學憲司猶欲推
輓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母外悉以購書置。生
產不問貲。日以落瑛無所顧惜。乃敝大屋。列高几。苑
坐。諷誦其中。抉剔幽眇。辨古今同異得失。而著為書。
有識者咸服。一時監司大吏若顧璘。王尚綱。萬潮輩。
咸與締交。名籍甚。而瑛性侃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
時扼腕論天下事。奉母孝。兩刲股愈其疾。幼時兩姊。
媚利其貲。謀危之。百方後死。皆棺歛之所著詩文。若

千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書
史案鉞六十卷七修類藁五十五卷並為學者所稱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記時父不用經史課習獨授
杜詩一編遂好為詩有腴田頃許父沒盡易硯确鑿
溝引山泉繞入厨下以此耗其產中歲妻子死盡棄
其餘資購法書名畫游江湖間僻好山水遇水石有
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性巧所規製必精絕搜抉珍
怪凌斷谿絕壑以必致為快嘗游雁宕絕糧取啖蘆
蕨四十日始返踰天台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豹製
為曲枕可憑而寐以數樵易大瓢摩挲鑄錫夜室有

光遇荆溪盜發其篋無所得怒碎其瓢抱而泣者累
日王世貞為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就居僧寺自炊一
銅灶飯不足則哺糜佐之以齏語人曰免我低眉向
人覺飽逾梁肉耳孺子既善詩更善寫花竹禽鳥歲
不過一二紙求之輒不可得晚交無錫孫繼皋卒于
其家

聞龍字隱鱗鄞人尚書淵之孫也生有至性五歲喪
母哭聲感路人事父定省中禮既就外傳不肯治經
生業常手高士傳一編喜著山林服當授產腴者悉
讓其兄念父垂老非善調藥餌不克延年乃覃思醫

術遂精通其理父每晨輒切脉察容視其安否調
飲食進之寢則耳屬于門揣聽喘息以為常父沒哀
毀過禮以早背母每忌日必哀經哭祭盡哀終身蔬
食性好山水不欲離父膝下出未嘗踰百里惟遊四
明山曾過旬日當事重其人每干旋及門輒謝不見
日惟書卷自娛里人屠隆嘗言鑑水聞隱鱗作天際
真人想鑑水者即龍所居鑑湖也卒年八十一所著
詩曰幽貞草行藥吟同時汪禮約字長文祖玉食都御
史父坦以門資出仕文行著稱禮約即尚書淵外孫
與龍為外兄弟善詩文工書法既承家學復學詩于

鄉人沈明器曰益有名嘗一入京師遊于國學即棄
歸隱于大雷山房大雷山者唐隱士謝遺塵所居為
入四明山之口汪氏世居其下父坦更築室山椒高
雲宿揀飛泉澌戶景色幽異禮約隱其中廿年坐卧
一樓雖妻子莫睹其面樓上遍設楮筆于左偏開一
穴下置五石大缸扁其外每一詩成輒投之而擲諸
缸內禮約詩既工書又精楷積藏缸滿家人發視好事
者爭攘取之自是得流傳人間其他撰著甚富既沒
悉散佚無存者

蔡學用字子行鄞人父梧官中書舍人生學用于官

舍兒時作對語輒驚人父沒兄盡廢遺貨客游京師
不知死所學用事母孝撫兄孤喻于己子旣絕意仕
進好爲詩與友人聞龍楊承鯤李生寅論詩過從無
間風雨後里人謁選入都邀學用與俱學用竊念謂
可因此覓兄骨許之至則杜門吟誦絕不通輩下人
乃間行覓兄遺骨果得諸寺廡下題識宛然慟哭即
携其柩歸垂老家屢空處之晏如生寅且死囑其子
德豐曰我死後必歲奉祭先生穀十石終其身是歲
德豐以遺命致穀學用不納曰吾無以報亡友脫君
家他日不繼是負先人命也不若今日辭之以善故

人始終聞之皆嘆服年七十得微疾即自尅死期聞
龍輿之訣曰若先生今日此中當無愧怍學用笑曰
故人知我至期召家人前起坐曰伯翼待我久可以
逝矣遂瞑伯翼者承鯤字也有詩十卷藏于家生寅
字賓父亦以詩名

李瑋字偉卿鄞人所居在城東村世為農舍北有古
松二株可五百年物虬龍偃蹇蒼翠可掬瑋父曰雙
松居士好積書與城中名士交日嘯咏此二松下至
瑋好學能盡讀父所藏書發為詩輒有雋語父沒始
出遊直抵京師踰年而返時盛傳王李七子詩競相

倣倣瑋嘆曰此繁聲也今舉一世趨之古意日亡矣
既歸杜門著書期盡洗俗學歸于大雅前後論著積
數十萬言家有遺田衣食纔給樓居五楹臨傍水竹
外為菊圃每秋高花綻輒標一幟曰酒熟花開高懷
者來一時故人遂俱駢集瑋以夜色更佳適難燭菊
中行吟坐酌不間晨夕春時芍藥花發招客亦然里
中傳為佳事瑋雖隱居顧留意鄉國利病嘗著國課
論東錢湖賦臚列農田水利事甚詳識者重之既年
踰九十作七遠一篇自言歷九百餘甲子而神氣不
衰好學如裁手定其詩文十餘卷曰桑麻集為里中

所傳



卷

陳昂者莆田人也。好為詩，寢食以之。自號白雲山人。嘉靖末，城陷于倭。挈妻子走南昌，織草履自給。不足則繼之以卜。嘗泛彭蠡，登匡廬，已由楚入蜀。附僧舟為之執爨。至亦傭于他僧，遂徧探三峽、劔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死，還歷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邑。至南都，姚太守客之。已而太守亦死，無所依，乃賣卜于市。且撈于門，為人作詩。市中人持百錢、斗米予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織履如故。一日，閩人林茂之兄弟過市，見其撈異之，突入其室，問知為閩人，與聯

鄉誼因索其詩讀之時我之年少且讀且譽昂輒反
面向壁流涕嗚咽至于失聲其後每袖餅餌食之輒
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以貧死我之往索其
詩得五言近體七百首始顯于世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少學科舉業不成
去學擊劒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學為詩歌年三十
而詩大就諧曉音律分判合度又善畫山水兼工寫
生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囊以購有子驕
穉不事生產嘉燧經營拮据以應其求又輒緣手畫
嘉燧顧謂好事好客稱其家兒坐是益重困然

不屑俛仰人與通州顧養謙善友人勸詣之乃渡
江寓古寺與一二酒人歡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
見養謙而返萬曆末有故人官長治要之入潞已復
偕入都都中貴人爭欲友嘉燧多避匿不見崇禎中
錢謙益以侍郎罷歸築耦耕堂邀嘉燧偕隱閱十年
乃返休寧踰年卒年七十有九謙益最重其詩謚之
曰松圓詩老松圖者嘉燧所居處也

陳繼儒字仲醇別字眉公松江華亭人也為諸生與
同邑董其昌齊名年未三十取永冠焚棄之結隱于
小崑山工詩善書時太倉王世貞世懋王錫爵鼎爵

兄弟咸善繼儒兩家子姓爭與交懽而其昌方官翰林稱繼儒不去口以故一時名籍甚其為人重然諾饒智畧又善結納四方縉紳及山人遊客過從無虛日莫不得其懽心繼儒乃招延吳越寒士俾剗取古人瑣言僻事薈萃成書流傳遠邇淺學之士爭購為枕中秘于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乃至酒樓茶館野店僧寮悉懸其畫像而市中賣餅餌鬻巾履者胥被以眉公之名輒得厚利崇禎間廷臣及撫巡大吏屢薦于朝有請做吳興弼故事者雖天子將召之密遣使庶訪還其虛名過實乃也卒年八十餘

崔子忠字季大母京師人貌清敏言詞簡質為諸生好
讀古書善繪事居閑閣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
養魚杳然遺世興至則揮毫作畫妻及二女從點染
亦有生趣間出以遺同志者豪貴人用金繒購求掉
頭弗顧也少時師事萊陽宋繼登與其子玟及其族
人應亨仝學後為吏部郎念子忠貧囑一選人以千
金為壽子忠不納謂應亨曰子念我當解橐相贈柰
何令我居閑仝學少年尚不識崔生面目耶玟官給
事中數求畫不應誘而置之室中謂曰更浹日不聽
出則子之盜魚盆花且立槁矣子忠不得已寫與之

別去抵鄰舍使童往取曰所寫樹石踈畧宜增飾致
忻然畀之既得立碎之而去友人史可法解巡撫歸
詣其舍見晨炊不繼留所乘馬徒步返子忠鬻于市
得四十金呼朋舊轟飲曰此廉吏所贈非盜泉也數
日而金盡凍餒如故所作詩文尚奇奧董其昌謂子
忠人品詩畫俱非近代所有國變後避居委巷有周
之而不以禮者却不受竟以貧餓死

論曰士君子潛躍隱見惟適於宜危亂不居何莫非
繫身之義然或時平而冥冥道喪而栖栖人各有懷
又未可以濫會論矣易曰履雖坦坦幽人貞吉此其

蘊藉亦豈~~難~~量哉而或託於~~懶~~談以自廢放則又其
苦衷之所激而難與為言不然純盜虛聲醜焉充隱
不過效終南之捷徑而已寧足多乎